



秋风乍起,有经验的渔人会告诉你:秋风响,蟹脚痒。那意思是说,秋风萧瑟,养足了膘的螃蟹准备动身,去海边产卵。其实,螃蟹真正到肉满膏黄的时候要到重阳,所谓“蟹过重阳鱼过冬”的谚语,说的就是螃蟹的“肥”要等重阳过后,而鱼的肥要等到冬至过后。这些谚语都是广大渔民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的经验总结,不仅朗朗上口,好说又好记,而且很切合因季节变化带来一些生物的生理变化。

每年的农历九月开始,秋风就在季节的舞台上由配角而转为主角了。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养足了膘、蓄够了劲的螃蟹便蠢蠢欲动,纷纷从大沟小港汇聚河中,顺着涨潮的流水爬进沿海滩涂的沟壑,准备产卵,也是为延续下一代做足功课。

蟹脚痒,渔人忙。入秋以后,特别是过了重阳,捕蟹的渔人便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要在东去的蟹流中分得一杯羹。最常见的也是最简单的捕蟹方法是“截于源头”,所谓“截于源头”,就是在大沟小港的入口处插上一块柴箔子,天一擦黑,捕蟹人就在箔子的两端各挂上一盏马灯。那螃蟹虽然机灵、狡猾,只要听到一点动静便马上伏下,一动不动。但是,天生的趋光性还是让螃蟹认为那亮着灯光的地方就是光明的前途,万万没有想到,那是渔人设下的“死亡陷阱”,它向光亮处义无反顾地爬去,却爬进了渔人为它们设置的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圈套。

柴箔马灯诱捕蟹会让你十分兴奋。就那么插着的箔子,就那么挂着两盏马灯,那螃蟹就旁若无人似的

秋风响 蟹脚痒

李志勇

沿着箔子“哧哧窸窣”地爬呀爬呀,哪怕是渔人的手已经碰到了它的壳子,把它抓住,它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只能无奈地被送进蟹篓。大伙一定觉得奇怪,螃蟹为什么不沿着箔子的中间爬过,却偏偏要爬向箔子的两端最终束手被擒呢?问题就出在它的“趋光性”上。知道飞蛾为什么会扑火吗?飞蛾为什么会飞到挂着航行灯的渔船的舱面上?那也都是“趋光性”使然。可怜,许多动物都有它的“死穴”,直到被人逮住,成了人们餐桌上的美食,它也不晓得它的“趋光性”就是它的“死穴”。

在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叫“赚钱不费力,费力不赚钱”。用柴箔子加马灯在捕蟹季诱捕螃蟹,实实在在就是一种“赚钱不费力”的当道。

比较复杂的捕蟹法叫“烟熏火燎”。上了点年纪的渔人都晓得,大河是螃蟹东去的必经通道,于是,渔人们就在河的两岸垒起两座类似灶台的泥锅腔,在空腹的泥锅腔中堆满稻壳或木屑之类的填充物,用火空着并经过一段时间的燃烧后,熄掉明火,让它慢慢地燃。为了防止热量散失过快,渔人们又在锅腔的外面缠上一层粗粗的稻草绳,当一切准备就绪后,渔人们又在两岸的锅腔间连接上一根更粗的稻草绳,让它躺在河底上,好似现在我们要看到的过江电缆一样。要命的是,在锅腔旁还有一只连着稻草绳的蟹篓子,就跟猫人的陷阱一样,这蟹篓子管进不管出,跌进去的螃蟹只有被渔人生擒活捉的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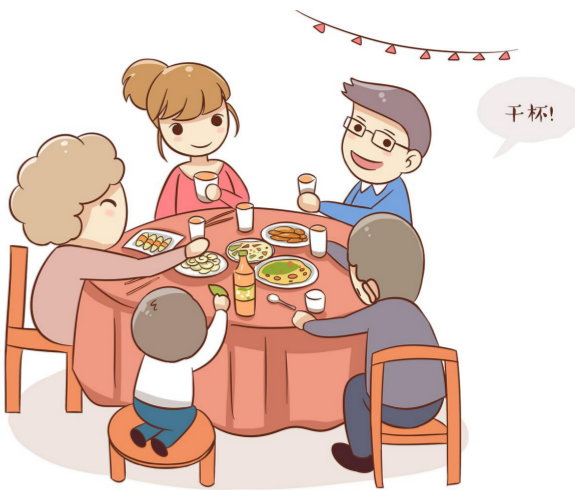
入夜,螃蟹成群结队地沿河向东。粗粗的稻草绳挡住了它们一下,一些螃蟹便好奇地沿着稻草绳爬向它的两头,当它们爬出水面后,暖暖的锅腔引诱着它们继续前行,燃着的稻草壳和木屑散发出的香味让它们一往无前,欲罢不能。于是,渔人们想要的效果便出现了:蟹们一只接着一只跳进渔人精心设计的陷阱,前只刚进,后只又到,直到太阳明晃晃地挂在天空上,或者蟹篓子已经装满了螃蟹,这场杀戮才会终止。

螃蟹东进的最后一关是纵横湿地的弯弯曲曲的大小河流。只要入秋过了重阳,便有数不清的大小小船只抛在这些河流里,张网以待,等候着这些匆匆东进的螃蟹自投罗网。

张蟹的网不必似稻草绳直接沉到河底,因为上游成百上千条大小河流最后汇入几条入海河道的流速快得像奔驰的列车,原本慢条斯理、不急不忙前行的螃蟹一旦进入了入海河道,便身不由己,飞速流淌的河水会把它们冲在河水中的任何一层。这时,只需把张着的网全部浸在水中,那进网的螃蟹就不在少数。这时的螃蟹还特别的肥,经过成百上千公里的漫漫旅途,那螃蟹不仅锤炼得个硕体壮,而且一只只膘肥肉满,那公的油、那母的膏,尝上一口,你甚至能一辈子也忘不了。

也在此时,来自四面八方的蟹客们便会驾着车,蜂拥而至。渔人们会拎着蟹腿,数着它上面的次数,然后告诉购蟹人,一次就是一个腿,次数越多,腿越足,就像体操运动员,在吊环上转的次数越多,就越有力气,体魄就越强,拿冠军的可能性就越大。渔人们还会拿着一个短尺,给购蟹人量蟹的肚脐与壳间的厚度,越厚腿水就越足。于是,购蟹人就会满意地买上一车蟹,连夜赶往上海、苏州、无锡等大中城市。中午,那煮熟的形形色色的螃蟹便会出现很多人在家的餐桌上。

千言万语,拦不住螃蟹一半。一幕幕趣味盎然的捕蟹故事似乎就发生在昨天。然曾几何时,由于滥捕和环保失措,盛产野生大闸蟹的苏北沿海的沟渠河港里几乎难觅它的踪影,以捕蟹为生的渔人们大都改行养起了螃蟹。可那养殖螃蟹的口味毕竟同野生大闸蟹的口味不可同日而语,大相径庭的口味不仅影响了渔人和单位的旅游收入,同时也影响了出口创汇。为此,国家相关部门采取了诸多积极有效的措施,大闸蟹在经历了凤凰涅槃和短暂的“停摆”以后,又恢复了过往的生机、活力与繁荣。



老家,就是魂牵梦萦的故乡,也是温存惬意的老屋。

回老家,见老人,住老屋,会老友,温馨幸福。我的老家老人已故去,老屋也被政府征用。但我依然思念老家,也常回老家,因那是生我、养我的地方,那里还有骨肉至亲、真挚的友情、和睦的乡邻。

我在老家原六垛乡工作生活了42年,直至2000年4月撤乡并镇,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老家。

乡愁是割舍不下的牵挂,风筝线不时将我拉回老家,国庆假日,我又踏上回老家的路。焕然一新面貌,让人精神振奋。车子驶过柳河桥,就进入了原六垛乡境内。葱茏的常绿村簇拥的三角形地带,巨大的电子屏幕上显示“盐城市现代高端纺织产业园区欢迎您”的标语。

记忆中,紧邻柳河边的星辰村,是沟河纵横的大片垛田,长期种植稻麦,后兴办起化工园区。可好景不长,因一起企业安全生产事故,化工园区转型兴办纺织染整产业园,园区变化可谓日新月异,短短几年时间,现发展为占地5平方公里、入园企业57家、年产值42亿元的“中国印染行业创新型示范园区”。朝东走去,塔吊高耸,机声隆隆,数幢厂房建设现场如火如荼;往西看,烟囱高耸,厂房林立,车进车出,让人提神振气、感慨万千。

穿过园区驶往六垛老街。眼前,宽敞明亮、界线清晰的沥青马路,造型别致、伟岸挺立的路灯,郁郁葱葱、错落有致的绿化带,令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亲切的称呼,火热般温暖。车在老家所在地村口停下,熟悉的环境、熟悉的面孔,显得亲切、友好。遇到正在剥青豆仁的邻居张大爹,我疾步上前正要开口问好,他抬头便认出了我,兴奋地连叫我的小名,一双有力的大手紧紧地抓着我,笑哈哈地问那那:“真是小亚子回来啦”“人家当干部了,还喊人家小名”“头发也白了,应该见孙子了”……张大爹的大嗓门,引来几个乡邻,她们围着我望着、说着。多年未见的乡里乡亲,还是那么热乎劲,使我感到浑身热乎乎的,仿佛自己又回到了从前,回归到原点,顿感身心愉悦,精神焕发。

老家就是这么质朴、纯真。凡从老家走出去的人,不管你在外边混得光鲜还是潦倒,无论你是经商大款、从政当官,还是在外漂泊打工的,老家人都不会嫌三拣四、另眼相看,既不会高攀你,更不会瞧不起你。他们不叫你什么长、什么总,还是直呼你小名,甚至喊你“大黑子”“二赖子”不忌讳的绰号。所以,在外想回老家人的人,切莫有任何顾虑,你不必有衣锦还乡的成就感,也不必有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挫败感,即便你已不是当年的你,他们都会一如既往地接纳你、接待你!

儿时的伙伴,唤醒了童年的梦,到了老家,免不了走访老友,尤其是光身长大的儿时结交的朋友。他们身上都有你的故事,见面聊上几句就会翻出许多鲜活的趣事。我和童年的一个玩伴,漫步在洒满阳光的田埂上,叙说着一起挑猪菜、一起下河摸鱼、捉螃蟹的往事。当他提起我和他为了争抢骑上水牛背,在寒冷的冬天将他拽下河的事,虽然会心一笑,却感丝丝入微。他手指梳理着自己的头发说:“现在我开始染发了,以前认为染发是别人的事,真没想到自己也有这一天……”岁月催人老啊,在时光的长河里顺流而下,转眼自己也就到岸边了。

老友见面,少不了老酒,喝酒动茶杯,一碰杯“咕咚”一口干掉半杯,甚至一杯。酒过三巡脸红脖子粗,说话忘了音量,举止有了英雄气,少了客套话,多了豪言壮语,还像一群没长大的孩子在顽皮打闹。

世界之大,只选择在某一个地方睁开初始的眼,这是每个人与老家的缘分。在外的你,无论是为生计奔波,还是为事业打拼,切不可再做就地旋转的陀螺,在一而再、再而三的蹉跎中,错过回老家的时光。

常回家看看,那里有翘首以盼的老人;常回老家看看,那里收藏着美好,会给你欣喜、带来愉悦。

那年土改我“参与”

江正

猛看标题,一定怀疑。你多大了?还参与过土改?让我慢慢道来。我们家乡是老解放区,1947年,土改工作队来到我们村,我刚满13岁。听爸妈和村里人说,土改工作队进村,是要把村里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

爸妈和穷苦农民说及土改之事都笑逐颜开。因为我家多年来租地主家十几亩水田耕种,爸妈和姐姐们一年忙到头,向地主交租后,所剩无几了。我们全家年年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幼年的我是放牛娃,正是长身体时期,倍受饥饿的折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阳光普照下,生活有所改善。听说分土地给我家,不再向地主交租了,我高兴得跳起来。一有时间,我和几个小伙伴就跑到土改工作队驻地,听他们说话,与他们拉拉家常……

这天天气晴朗,和风拂面。我们几位少年一整天都泡在工作队住处的屋子里。他们要丈量地主家土地,为分地做准备。拿着丈量器具和一些绳子、木桩等,与几位村民一道,向田野走去。我们也蹦蹦跳跳地跟在后面,在他们拉绳子丈量土地时,我们主动帮大人拉绳子,钉界桩。我们跑得比大人快,工作队队长笑容满面地对队员和村民说:“就让孩子们拉吧。我们指导好、登记好。”就这样,我们几位穷苦人家的孩子一直帮工作队丈量土地拉绳子。工作队队长还叫人买来铅笔、笔记本,送给我们小伙伴,叫我们尽快上学读书。丈量土地结束那天,还留我们吃了顿饭,我们非常高兴,也非常感动。土改工作队同志个个和蔼可亲,土改时的情景至今难忘。这就是我说的“那年土改我‘参与’”,实际上是“我们参与土改工作队丈量土地”。

一天上午,土改工作队召开分地大会,非常热闹。会场设在村旁的晒稻场上。全村人几乎都到了,黑压压一片,有几个贫苦农民还自发买了鞭炮。分地大会在鞭炮声中结束。我爸妈挤到会场布告栏前,听工作队同志解读各家分到的地块。当天下午,爸爸带领全家人踏着我分到的十几亩水田,一家人高兴极了。

翌年开春,田野里一片忙碌、热火朝天的景象。分到土地的村民都在下大力气精耕细作。那年是个从未有过的丰收年,我家的稻子、花生、豆类装了一屋子,我从来没有看到我家囤积这么多粮食,全家人都满面笑容,别提多高兴了。

窗

鲁声娜

忽地醒了,醒在无边的寂静里。今夜与昨夜真个不同,昨夜雨倾雷鸣惊天动地久久不见消散,今夜甚至连秋虫也稀有吟声,一种巨大并且均匀的寂静,轻柔却又有力度地笼罩控制着夜的一切。

躺在空漠无边的寂静里,像一株苇,安分地默立在幽光浮泛的沉睡着的湖边。是的,早已习惯于听从睡眠之神的摆布,得其恩宠时便趁势睡个饱足,被忽略时也多能想使自己不急不躁,或干脆做些能做的事帮自己度过不知短长的空白,而静待睡神对自己的重新眷顾。学会妥协、接纳、讲和,并不是容易的事。

已四点多,若是夏季,此时应明亮如昼。夜真是长了。一惹一惹长度的叠加,一日日不算什么,某时忽然作了比对面会生出不小的惊叹来。想起白天与范表妹的近半小时通话,愈加没了睡意,索性摸索着坐到小桌边,打开窗,让清凉新鲜的夜气进来。携有草木味道的溪流般气息的浸润,于我是深可愈性地享受。序已秋分,刚刚过去的这场声势不小的秋雨之后,秋凉却未明显加深,透着让人精力充沛,奇怪的是,村上春树有句语却一直能记得,他说:“我一直以为,人是慢慢变老的,其实不是,人是一瞬间变老的。”那是怎样的一瞬呢?而我身所在的此秋的老,难道不是一个渐变的过程?秋分三候中的第一候便是“雷始收声”,这场刚过去的风雨中的颇具动静的雷鸣,可是四季循环中的最后放声?

裹着这些散思碎语时想,范表妹若见我,大约又要叹息自己何以只读两句就读不下去了。她昨天的一番话,很使我对自己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产生疑问。竟是我大舅、母亲长兄的女儿,有记忆起,大舅就很遥远,学业、事业有成一直生活、工作在外地的他。于我,除了幼时他送我的一条漂亮的白底绿叶饰边的连衣裙,除了我读大学时他出差经过的一次亲往看望,是切实深刻的情感烙印,此外仿佛就是一个概念,一个传说。出生于异乡仅见过不多几次的他的一双儿女更是。昨天电话里,范的声音,她的发音吐字方式,听来完全陌生,她所述及的与她弟弟的生存状态,与我也全然两样。她和他们,喜欢与需要的是不断地变化与挑战,所思所做更是开阔天地与平台上的事,应属于时代弄潮儿那类。我的世界,则更多的是因循,是于跌宕之中的默守。那么,我的,对么?一时间是有些惶惶然。

对或不对,半辈子过去了。于是放过去不再想。性格、机遇等种种因素交出各自的生命轨迹。但还是提醒女儿与她的芜姨多些交流。女儿还年轻,应该尽可能开阔视界里的感知,比对与选择。待得年老时回想,而尽可能少有对或不对的疑惑,少有什么不另作他谈的遗憾。

不觉间天已大亮。朝阳的鲜丽光芒,透过邻家的窗玻璃折射到暗蔽的地方,折射到窗内我寂静的双眼。窗口仍有可爱的凉意不断地涌来。努力攀到了高处的几朵红月季绽放着笑颜,使我想起前日翻到唐时画作里那暮在爱美人鬓边的富丽花朵。一任时光变迁岁月流转,总有一些美,恒常不变亘古永在。无论身在何时何处,不管所对是宏大还是幽微,至为重要的是,定能开得一扇看得见人生美景的心窗。这儿那儿,时有鸟儿的巧妙弄铃声,有门窗开合声、锅碗碰撞声,和人的语言半语声。而原本就很轻怯了的秋虫的细吟,此刻,更是躲缩向芭蕉根茎的深处更深处。



秋吟

谷子

沧海横流往事真,行云散记旧风尘。浮生若梦诗文韵,浅唱低吟独行人。

燕语别叙

邹德萍

燕南飛



一叶知秋,是无数文人墨客笔下的秋诗,是多少代人眼里的秋天,也是广袤田野呈现在你面前的秋意。黄、橙、红、赭和金色构成五彩秋色,而后的总有些,有些物,有些生灵,在这道走暑热之后,走着走着就散了似的,其实那不是秋的本意,也不是秋的本意,但的确确实小燕子在算着日子,等待着秋分的到来。

什么才是秋,答案肯定不止一个,因为没有一个公式。有人说,立秋就分早晚凉了,我是早也盼晚也盼,可天气迟迟不凉,有时还暑热正旺;有人说,一场秋雨一场寒,三场秋雨不穿单,我可在屋檐下等啊等啊,大大小小几场甚至几场秋雨过后,还是没有什么寒意,只有我的宝宝们长大了羽毛丰满了,早早做好了南归的准备;有人还说,北风就是秋风,它会扫落叶,它也会催熟庄稼,天高了云淡了风凉了,我们真的要回南方的家,不是这里不好,而是秋风干燥,很多少了小飞虫等等,树叶叶片草叶水边,许多多的小生灵都在“备战备荒”,开始储备食物过冬呢。当然,还有人说了很多的“秋语”。

一机激起沸腾浪

张建忠

国庆假期期间,我一边使用新购买的华为手机向朋友圈祝福祖国生日的信息,一边又一次想起了华为掌门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前不久回国的幸福时刻。

那一天晚上,我们全家都沸腾了。我特地打电话请顺风车师傅把在乡下的老母亲也接到县城来,全家老少七个人一起观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关于孟晚舟回国的新闻,就在孟晚舟走下飞机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的那一刻,一贯坚强的母亲,也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好像孟晚舟就是她老人家女儿似的,嘴里还不停地唠叨:“不容易,这闺女在外1028天,终于回家了!”上小学三年级的孙子从我书房的办公桌上找到了一面国旗,一边挥舞国旗,一边情不自禁地跳了起来,嘴里还不停地喊:“热烈欢迎!热烈欢迎!”教高中音乐的儿媳见此情景特地让“小爱同学”音箱播放了《歌唱祖国》,一家人顿时挥舞跳跃起来,我家的客厅成了欢乐的海洋。

那一天,我们单位也沸腾了。9月26日也是我们射阳农商银行行庆13周年的纪念日,当我们单位机关10层楼上楼下的广大干部职工在报纸或手机上得知孟晚舟回国的消息后,有的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有的欢呼雀跃。

那一天,我们身边的所有人都沸腾了。那天我下班回家,与传达室的保安李师傅聊起孟晚舟回国的事情,他也情不自禁地竖起了大拇指指说:如今的中国已不是72年前的中国,腰板硬了!国力强了!说话底气更足了!”在路上,我一边骑车一

